

糖果恋
City 甜 | 爱 | Q | Q | 糖

桃花朵朵开 向蜜开

>>> 八宝妆 著

9块钱就把自己给卖了?

与凹凸曼、蜘蛛侠、穿内裤or不穿内裤的超人相亲?

忽而连串囧事袭来, 却让傅小蜜花儿朵朵开

在爆笑与感动中寻找纯爱, 你的甜蜜桃花运从此狂UP!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桃花朵朵 向蜜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朵朵向蜜开/八宝妆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399 - 3931 - 5

I. ①桃… II. ①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7555 号

书 名 桃花朵朵向蜜开

作 者 八宝妆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杨 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 瑜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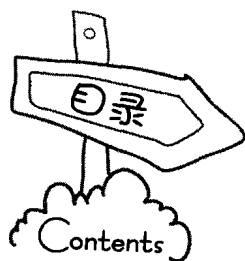
印 张 11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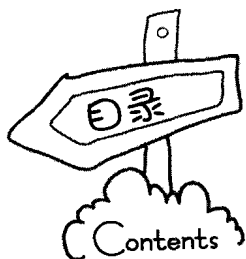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931 - 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萧寒意，你混蛋	1
第二章	初恋回来了	9
第三章	越流泪越仰望	15
第四章	大侠牧神记	21
第五章	借个男友来摆摆	29
第六章	尴尬的午后	40
第七章	脑残癌患者	62
第八章	噩梦袭来	77
第九章	死缠烂打	97
第十章	街角的祝福	104
第十一章	你是我的劫难	129



第十二章	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	135
第十三章	你给的温暖	161
第十四章	往事微澜	188
第十五章	抱紧你，未必落空	214
第十六章	哭得比猪丑	248
第十七章	对不起，宝贝	279
第十八章	不是不在乎	298
第十九章	爱，隐藏在时光背后	314
第二十章	怎么说再见	325
尾声	带你去看幸福的样子	329
	秦念的番外	335

第一章 萧寒意，你浑蛋

婚姻是一场博弈，
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
我和我的婚姻面面相觑，
却发现原来它只是个屁。



桌上的蜡烛早灭了，底部残留的烛泪积了厚厚一层。一看到那片狼藉，我的眼睛就开始发酸，起身的时候把椅子撞倒了，木木地拿过离婚协议书。

以前他总会第一时间来扶我，然后摸摸我的头发，用比弦乐还动听的声音笑着说：“你总是毛毛躁躁的。”

今天他却只接过那张纸，而我就像那倒了椅子，没人去扶，像只乌龟四脚朝天，有腿自己都爬不起来。

萧寒意盯着离婚协议书的时候，脸上的笑意全然不在，话刻薄得扎人，“字倒是很好看啊！”

字当然好看，那是我一笔一画写下来的，我从来没觉得写自己的名字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你知不知道我每落一笔，手都在抖！

我当时的脸一定很红，全身的血液从心脏急速地直往头顶蹿。

我终于怒不可遏地朝他出手了，墙壁上钟表的指针，正好嗒嗒地指到二十点四十五分。

我像个疯子一样，形象全无，很没出息地揪着他的领子，却一句话也说不出，然后放声大哭。

他被我晃得烦了，残忍地甩开我，“傅小蜜，你不要再丢人了！”

“丢人？我为了嫁给你和我爸妈都闹翻了，你却告诉我只是玩玩？”结婚是闹着玩的吗？

“别担心，这房子留给你。”萧寒意一脸“我对你仁至义尽”的表情。

什么叫别担心？他这句话根本就像是泼了我满身狗血，然后对我说，“别担心，有奥数全自动。”

我特没出息地坐在地上，他将外套穿上就往外走，在门啪的一声重重关上之前，还不忘留下一句让我万劫不复的话，“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

萧寒意走了。

瓶里的玫瑰花还在，瑰丽的红色花瓣像皱在一起的干咸菜。

又实惠，可听说一刀子在动脉上划下去，血会喷两米高，我这人流鼻血都会晕，那样太恐怖了！

还是安眠药好，安安静静地死，还能摆个好姿势。

为什么连自杀都会被人耍啊？

我现在只有满肚子乱窜乱跳的火气，他一定是看出我有自杀的心思，故意让我转悠一大圈冷静冷静，他怎么就能看出来？

灯光照在街道店铺的玻璃窗上，反射出一个幽魂般的影子，脸色青白得近乎狰狞。我看到自己的影像吓了一跳，衣着邋遢，披头散发，面色青白，两眼凶光。这么一个女人走在街上，搁谁眼里都会认为是从精神病院里逃跑出来的好不好？

萧寒意说得没错，我傅小蜜，真是太丢人了！

正当我哀哀怨怨的时候，围裙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哪个不怕死的，上前一步啊，单挑！”铃声是《功夫》里的台词，我用了好几年。刚按了接通键，那边苏娜娜的尖嗓音就刺了过来，“一群人等你过副本打 BOSS 呢！你死到哪里去了？”

“正在去死的路上！”

“你家萧哥哥就眼睁睁地看你去死啊？”苏娜娜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婚了，仍然在打趣。

“他根本就是把我推上绝路好不好，哪会那么好心施舍地睁开眼。”

“哦，大侠，那死之前先回来把 BOSS 给咱过了呗？缺一个弓箭手！”

我游戏的网名叫“大侠请留步”，当时取的时候也没想到会一语成谶，萧寒意就是白衣翩翩的大侠，而我就是被抛弃的怨妇，怎么喊“大侠请留步”都无济于事了。

“打个 P 的 BOSS 啊，我都被萧寒意秒杀了！我现在整个人就一杯具。”

“‘杯具’洗洗就成‘洗具’了，傅小蜜你一定要珍惜生活。上帝让你活着，一定还有其他安排。”

“上帝一直是我后爹，好不容易给我一个看起来幸福的苹果，却是个

有毒的。”我啪地合上手机盖，确实还有其他安排。

水电费、燃气费、物业费、学费、用餐费……想想就脑袋充血，还有那四十万的房屋贷款，把我卖了也还不清啊！

萧寒意，你丫就是故意的！离婚还要用房子压死我！

我满脑子的神经绞在一起，刺刺的火花烧得我心口疼，大叫一声：“萧寒意，总有一天我要秒杀你！”

“杀杀杀！”我飞起一脚去踢面前的石子儿。

咻的一声，我整个人都傻了，石子儿是踢出去了，可我的粉红色拖鞋也华丽丽地砸在了一个男人的脸上。

他铁青着一张脸，掏出深蓝色的格子手帕，将脸上的灰尘拭了拭，包起地上的拖鞋走了过来，在我面前一晃，“你的？”

我低头瞅了一下，和他手里那只配对的粉红色拖鞋还套在我脚上呢，人赃并获，哪里逃？

我挤出一个笑容伸手去接，“呃，好巧啊，我正在找它呢。”

“你这么着急找它，你们院长喊你回去吃饭吗？”男人眼睛一眯，将鞋子收到背后。

“院长？”他怎么知道我是电影学院的？

“精神病院！”他将鞋子啪地甩在地上。

他个子大概一米八，立在面前就像一堵冰冷的铁墙。其实，他长得很好看，尤其是一双桃花眸，一挑一挑的流光溢彩，可对着我的根本就是凶光！

我心里本来就刺刺地扯着痛，被他一骂，火气也陡然蹿了上来，“你才是精神病！你个JP！”

“你才是JP！”他对着一旁的车喊，“这JP女人发羊癫疯了，神之，快拿绳子捆上！”

“你全家都是JP！”

……

他很没风度地和我在“谁是JP”的问题上吵了起来，就差指着我的

鼻头跳脚了。此时旁边的车里传来一个温润磁性的声音，“邵二！你在那儿浪费什么时间！”

傻二？他爹娘真是有先见之明，取了这么个乖巧的名字啊！简直太合适了！

车窗缓缓摇下来，昏沉的光线中，我只看到两颗黑钻，宛若点缀在暮色中的星子，忽闪地一亮，仅是一亮，那光芒几乎让我有种错觉，本能地想闭眼抵挡那强光。

错觉，真是昏了头的错觉！那不是黑钻，而是那男人的眼睛。

我回过神时，桃花眼已经朝车走了过去。我眼睛一眯，那车不是迈巴赫 landaulet？

瞧见这三座小山似的车标，我的胃都开始痉挛，萧大公子的座驾也是迈巴赫！高干子弟没一个好东西！我拾起地上的拖鞋，呀地大叫一声扑过去，照着他的后脑一阵猛劈，劈完就跑。

其实自那之后，我并没有回家，发生了一件狼狈到极点的事，是我
不想提及的。

吃完午饭，我和苏娜娜就直奔学院的大礼堂，虽然我们是表演专业，
法律课是次要的，但能在大礼堂讲课的外聘老师都是精英，去晚了就得
坐后排。

进门就望见黑压压一片人头，伴随着嘈杂的声音，和海啸似的。

苏娜娜倒吸一口凉气，抱怨道：“这些人一下上午课就跑来了，该不
会过油肉拌面都打包带进来了吧！”

我扑哧笑出声来，要知道拌面这种S市的特色菜，是手拉面，通常
用比足球还大的盘装，堆成小山一样，配菜以青椒、洋葱加羊肉片为主。
想想看，豪华的大礼堂，几百号人捧着硕大的盘子，吸溜溜吃面条的场
景是何等壮观啊！还伴随着一股子刺鼻的洋葱、羊膻味儿。

“好像是有股羊肉味！”我吸吸鼻子，拉着苏娜娜挤了个后排的空位。

见我把背包放在小桌子上拍平，苏娜娜立马把手一横，“你能不能不
要一上课就当特困生？”

“我得快点睡觉，睡一次就少一次了。”

“啥意思？”

“人总是要死的！”

苏娜娜敲了一下我的脑壳，捧着我的脑袋左右打量，眯起细长的眼，
“嗯，你该多吃点猪脑啊！”

“啥玩意儿？”死和猪脑有本质的联系吗？

“吃哪儿补哪儿，你才不会这么笨，遇事就逃避问题！”

“得了吧。我现在这么笨就是打小猪脑吃多了，越吃越笨。你若真孝
敬我，立马给本宫整两盘猴脑来！若敢拿豆腐做的糊弄，杖刑之！”我知
道她是说逃避参加萧寒意婚礼的事，很没出息地选择继续逃避，因为我
确实不知如何是好。

“猴脑吃多了长猴毛！”苏娜娜扒开我的袖子，眼睛都要贴在我胳膊上
了，头也没抬就说出我最不想听的话，“如果婚礼你真不去，就彻底输了。”

两道圆弧的阴影，微微轻颤着。那么近，他离我那么近，只隔着一扇玻璃窗。因为他看不见车里的我，我才敢放肆地、悄悄地伸出手。我隔着玻璃去摸他的脸，手刚一触上玻璃，我就哭了。

眼底阵阵升腾的雾气迷蒙了视野，当那个高大颀长的背影越走越远，我的胸口就像闷着一口气，呼吸不上来，硬憋着不让自己哭出声，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车门开了。秦念坐了进来，递给我一个粉色的盒子，一款 Ferragamo 的女鞋，很正的红色，浑圆的鞋头，斜挂着一个小巧的蝴蝶结，透明的水钻像雨滴不经意洒落上似的，十分精致。

我的心微微一动，因为我从前告诉过他，穿简单色彩的衣服，再配一双红色的鞋会很炫目。只是那波澜晃了一下便平静如初了，他不会记得的，他从来不记我的事。所以，这只是一个巧合，或许只是，在可怜我。

车内很静，车外雨声喧哗，被透明的车窗隔离，恍若两个世界。一路上我们什么也没说，沉浸在尴尬诡异的气氛里，CD 里的女声淡淡地唱着：

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

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

到了以后，他停好车，把我送进楼门，停在电梯前。因为脚步停了，声控灯一下就灭了。

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他近在咫尺，我闻得到他身上的味道。秦念是个干净的男人，有很好的生活习惯，从不用香水。即便如此，整个人还是洋溢着一种清香的味道，就像午后的阳光，只是干干净净地照耀在脸上，都会让人觉得很温暖。

黑暗中，只有电梯数字键的红光微微亮着，我隐约感觉到他颊边的小梨窝闪了一下，似乎是在笑。我想看得清楚一些，反正黑，他也不知

道我看他。视线刚落在他的面颊上，还未开始贪婪流连，就听他咳了一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但那一声很大，声控灯忽然就亮了，我赤裸的视线全数暴露在他眼底，我觉得自己脖子都红了。

“十六楼！”我垂着脑袋慌慌张张嘟囔了一句，伸手去按电梯亮着的数字。

他也伸出了手指。

结果就是他的指腹按在我的指甲盖上，他的体温还带着雨水的微凉。

我们都慌忙缩回手指，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右手腕的粗银镯掩饰地转了转，好在他没发现。秦念咬咬唇，似乎想说什么，可他看到我右手无名指上的结婚钻戒时，黑眸闪过一抹复杂的光，眉峰微微一蹙，“小……傅小蜜，我不送你上去了。晚安。”

有时候，错过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就像一阵风，明明挨着肌肤飘过指尖，你还没察觉到，就已错过。

我和苏娜娜被轰出大礼堂之后，她硬拉着我去斯嘉丽做头发，说我这短发剪得太粗糙，去参加婚礼没有强大的气场震慑敌人。

我坐在柔软的椅子上，将脑袋和头发交给陌生人处理，剪子咔嚓咔嚓飞舞的声音听起来很清脆，微微有些冷。我眯着眼，柔和的光线里，头发像柳絮一般飘飞。斯嘉丽的贵宾区只有像苏娜娜这种持会员卡的“资产阶级”才能进，所以人很少，很安静。

剪完头发我在超市里买了一整箱泡面，明晃晃的灯光下，看到“康师傅”三个大字，我的眉头就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因为我想起了“萧师傅”。

我搬着一整箱“统一”牌的泡面，摸摸索索掏出钥匙，关上门的时候，才觉得屋里死一般的寂静，静得可怕。这样寂静的深夜，看到一望无际的漆黑，我的心骤然缩成一团，呼哧呼哧喘着气将屋子里的灯全部打开，才稍稍驱散了些恐惧。

墙上的结婚照还在。冰冷的相框里，萧寒意拥着傅小蜜，精致的下巴抵着傅小蜜的左肩，薄唇若即若离地亲吻着她的发丝，白的面庞泛着玉石的色泽，琥珀色的双眸琉璃一般耀眼。他怀里的傅小蜜，白皙明亮的小脸上，眼睛笑成一条月牙，溢出满满的甜蜜。

多久以前了？才九十九天，就像过了好几个世纪。

当时照片挂得很高，我只有一百六十五公分，够不着，却也不搬椅子踩，腻歪着喊萧寒意，“萧哥哥，抱我擦照片！”

他总是双手环胸，眯起眼睛很严肃地说：“喊一声老公听听就抱你擦！”

“老公——”我张开双臂嗲嗲地撒娇，“抱抱。”

他很满意地托着我的腰，双掌的温度隔着布料传递过来，我心里就像有个小鼓，咚咚地敲，只好转移话题，“老公，你最懒了！你从前不是说心疼我，舍不得让我做家务的吗，是谁说要像伺候皇太后一样伺候我啊？”

“你就是太后啊！”萧寒意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凑到我耳边轻声道，

杀戒，我不是故意欺负小朋友。您就当我是路人甲，饶过小的这一回，求求您！

我发了个可爱的求饶符号，他没回话。我游戏里的人物又摆了个楚楚可怜的表情，在牧神之面前衣袂飘飘地转了一圈。按苏娜娜的话就是以美色诱惑之，以可怜感动之，没法子，我打不过他，得罪了大神我今后就别想在这游戏里混日子了。

静静等待，牧神之终于打出三个字：“亲一个！”

晴天一道霹雳雷得我七荤八素：“……”

“死还是亲？只给你三秒时间！”牧神之恶狠狠威胁我，眼中凶光乍现。

三秒？我打字还需要时间的，大神！

为了小命，我很没出息地屈服在大神的淫威之下，献出了游戏里的初吻。

牧神之飞快地敲出了两个大字，我顷刻傻愣当场，那两个字居然是“杀我！”

杀他？

我胆战心惊：“大侠，不带这么搞笑的！你知道我打不过你！”

他的装备是全服务器的极品，级别又是第一，这种人就是游戏里的爷，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是天天被追杀、尸骨无存的下场！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

“三秒，你不动手我就出手了！”

怎么总是三秒啊？

我的额头冷汗涔涔，点着鼠标的手都在颤抖，举起弓对准牧神之，咻一道金光射出，屏幕上闪出一行鲜艳的红字：暴击四七七七二！

耶，有史以来最高的输出伤害！

我还没来得及欢呼雀跃，喜悦的表情便凝固了，牧神之居然屹立不倒！果然是大神级别的！但诡异的是牧神之没有回血，也没还手，于是我很不道德地又补了一箭！大神衣角飘了飘，终于晃悠悠，以优雅

姿势华丽地倒地身亡，草地上掉出一件紫光耀眼的装备！

我眼睛一亮，紫色是神器装备啊！我乐颠颠地冲过去想拾起又怕牧神之找我算账，犹豫一下，还是颤抖地捡起来就跑。扭头却发现复活后的牧神之一一直跟着我，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尾巴，游戏屏幕的交易框一直闪烁不停。

我飞他就坐着神兽追，我站着不动，他也不动，我终于忍无可忍，对他说：“大神你耍赖，翻脸不认账！我不就爆你一个装备吗，不至于这么小气吧？是你自己让我杀的！”

叮叮叮——

交易信息又一次闪烁，我点开来，还未将装备还他，他却拿出五六件极品装备，二话不说点了确定键。

全部送我？我都傻了，这些装备若在交易网站卖出去，我可以得几万块RMB呢！真钱呐！今天该不会是我的狗运亨通日吧。哈哈！我心里乐滋滋的，却还是点了拒绝键。哼，我傅小蜜再傻，也绝不会做天上掉馅饼第一个张嘴的人。

我把背包里爆他的装备用游戏里的邮寄方式快递给他，悻悻地警告，“你让我射一箭，我发泄完就够了，装备还给你，我不会占人便宜。你别跟着我了，烦就一个字。”

叮叮叮——

界面右侧闪过提示：大侠牧神之请求加您好友。

我恶狠狠地点了拒绝，“装备我都还给你了，你还要怎样？别欺负我傻，你加我好友不就是为了方便在好友信息栏看到我在哪儿游荡，要报复追杀我吗？”

他固执地一连点了九个好友请求，我受不了骚扰才同意加他好友，“我随时恭候大神行侠仗义！得，您现在就动手吧，我站在这里任你砍！砍完我呼呼去了。”

我狠狠地嚼着苏打饼干，舌头都起了小泡，为什么我在哪里都会被人欺负啊？万念俱灰之际，牧神之私聊的绿色字体出现在我视线里，“参

菜很快就上齐了，服务生真的拿来了两根胡萝卜，还装在精致的白瓷盘里。

“邵公子，你看人家小白兔就爱吃胡萝卜，吃得多白。邵公子这肤色黑得和非洲鸡似的，赶紧美美容！”我手指拈起胡萝卜，递到邵秉函面前，笑得灿烂。

我怎么不知道他要胡萝卜是想讽刺我眼睛被气红了像兔子，想损我？真当我这兔子是吃素的？

邵秉函脸黑了一下，眼角的邪光一闪，笑嘻嘻地把另一根递给我，“是啊！你看你这小白兔，吃胡萝卜把眼睛都给吃红了，嘴也吃瓢了！”

我握着玻璃杯的手紧紧地攥起来。在我一杯水泼在他脸上的前一秒，牧神之轻咳了一声，面色无波地说：“女施主慈悲为怀，应广结善缘，就不要和一只猴子计较了。”

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真是没想到牧神之这种衣冠楚楚，浑身透着成熟稳重男性魅力的人，会说出如此喜感的话，尤其是他说笑话的时候，表情还很冷很静，实在有趣。

看看表已经十四点三十分了，萧寒意的喜宴应该开始了。正当我犹豫该不该下去的时候，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一接通就传来苏娜娜的大嗓门，“你是不是被帅哥拐跑了？怎么还不下来？我在四楼等得腿都直了！”

“弯了那你不成虾米了！”我捂着听筒，避免噪声波及面太广，走到远处才回她，“你丫把我害惨了，这草莓烧饼和我上辈子就是仇家，一顿饭吃得火花带闪电。我演不下去了。”

“演不下去就快把人带下来！”

“哈？你确定那只嘴特贱的猴子下去不会拆台，把我砸死吗？况且我鞋跟掉了！”

“你人就在楼上，还临阵脱逃？先领下来对付过去再说啊！鞋我再给你买一双，你快下来！”

嗒的一声苏娜娜就把电话挂了，我杵在原地唇角不安地抽搐着。她